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三三三・集部・別集類

楊文恪公文集六十二卷（卷三十三至卷六十二）〔明〕楊廉撰……………一

石田稿不分卷〔明〕沈周撰……………二七一

楊文恪公文集卷三十三

記

石磐精舍記

京兆少尹張君早歲藏修之所名曰石磐精舍既而一出每不能忘嘗命工畫之且邀予詩之詩之不足復欲余記之其言曰維茲數椽之屋一畝之宮月夕霜晨窮年矻矻雖其工夫次第内外本末先儒具有成說然為之自我者往往乍明而乍晦隨守而隨失其必有博約之俱到體用之不偏者幸為我發揮焉庶幾宜寓之地亦燈牕之間仕焉

楊文恪公文集卷三十三

之時亦學焉之日其言如此不知在余小子實亦通惠往年與張君為僚未嘗不服其析理之當而慮事之周方期相與講明此學徒以簿書倥偬未能有暇今其誤委得非彼此之同然乎竊謂約非出於博之外用實在於體之中自夫記誦詞章之學興則博非其博矣約安在哉自夫虛無寂滅之教興則約非其約矣博安在哉申韓用而遺體而用其用乎佛老體而遺用而體其體乎孟氏而後若周子焉學顏子之學博而約也復古禮變今樂體而用也若二程子焉求之六經而自得之博而

約也御史說書之陳論體而用也又若朱子焉集諸儒之大成非博而約乎浙東之荒政戊申之對事非體而用乎語其從入之方如主靜如主敬如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皆是也張君謂先儒之成說豈非正指此等而予復贅焉者正以乎者所聞不過如此而已雖然靜要也敬尤要也堯之欽舜之恭三千年以來之聖學皆不越乎是先儒成說之外恐亦無他說也請以質之張君言或可存其置諸精舍之壁

南旺湖工部分司脩造記

楊文恪公文集卷三十三

漕河自儀真抵淮安皆諸湖無源之水也自清江直抵通州皆諸派有源之水也無源之水如調羹之馬御之也易有源之水如泛駕之馬控制為其難焉汶水北會黃河過臨清南會沂泗過濟寧又會黃河過徐州至淮河豈非所謂有源之水哉當其中分也上下數百里皆視之以為盈涸寔漕河一大要會也蓋在南旺湖之間所設諸牐以為之蓄泄者舊以管泉主事兼之泉出泰山諸處而主事者往來其間至南旺則一歲之間殆亦無幾惟其歲至無幾恒舍於府館而已近年朱君寅蓋登

泉而兼之者顧漕事一具備而謂獨於一公署
省之在物理有不當然者乃請於總理河道侍郎
趙公璜公然之於是經畫調度前爲門二重重三
間兩門相去之間東西爲胥卒房各三間至爲礮
事爲退藏則各五間廳事之前東西爲廊各十間
後寢之後爲書室三間書室稍前右何爲延賓之
所左何爲庖庫之所各二重重各三間書室之北
爲方池焉始之以某年某月日成之以某年某月
日董其事者濟寧衛指揮李岱也公署既成居無
幾何總督漕運都御史叢公蘭謂權不可以不專

楊文公集卷三十三

三

官不可以贅設乃歸朱君於諸泉時王君鑾在沽
頭以其贅也乃改撤焉君至嘆曰一椽一桶一瓦
一石出於朱君之勞厥心而本於趙公之主厥議
也何可使之泯泯焉以致後來者無所於考耶遂
具書南京屬予爲記竊惟諸師之言部屬專官舊
惟臨清濟寧沽頭三處而已今沽頭以黃河之出
於徐州者浩浩蕩蕩千數年間水高於牕何啻丈
餘固無事乎啓閉而南旺當汶水之分水大而淤
長水小而舟膠其所以爲之消息盈虛有不可以
故常視者亦河道之田海自然耳然則廢沽

頭以興南旺豈非隨機應變之道哉夫運渠之利
害大矣古今講求者衆矣以廷和之才識其於尚
書宋公禮平江侯陳公瓊所以開其先者必盡得
之至於前人所未到處亦當別有所見異時謂南
旺分水大有功於漕河吾將於廷和平徵之或謂
元虞集氏謂瀕海之地肥沃宜稻隄圩而田之其
所得殆不止於歲運又謂我朝大學士丘公濬
謂海運不可不興此固可備一時之講說而恐非
今日之切務也予願王君且姑置之或又謂司牒
惟禁權豪爲第一義余謂王君不當其任猶能力
抗貴近而庇豐沛之民矧當其任哉總漕討者之
及於君亦以有見於此是爲記

楊文公集卷三十三

四

南京大理寺題名記

作史者備書其人之行事或善或惡將以爲勸戒
焉耳近代公署類有題名雖僅著其人之鄉貫出
身歷任歲月然名存而實亦不泯焉其所以爲之
勸戒者固昭如也豈非史家之遺意乎由是觀之
則公署之不可無題名猶國之不可無史也審矣
南京大理寺自國初建都之後以至今爲留都
以來題名之缺蓋有五十餘年于茲矣近者任公

來軒記

方伯周君公儀嘗以道號來軒屬其從孫侍御
和徵予為記既而君復速之以書曰惟學遜志務
時敏厥循乃來蔡氏謂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於
學如有所不及虛以受人勤以勵已則其所修
泉始達源源乎其來矣君之來其商書之來歟然
必有遜志時敏之工夫而後有厥循乃來之效驗
君其得夫効驗以志之歟抑冀其効驗以求之歟
蓋自他人觀之則以為得夫効驗而志之也每君
之自視則豈肯以是為足哉嘗聞之先儒謂古人
此箇學是終身事又謂學無止法夫以學為終身
事且無止法則遜志時敏固已仕未仕之當致其
力自少至老之當急其功也經籍言學自傳說始
而此數言者寔為學之要語也宜君之嚙緊乎是
也或謂君之來兼名與字而取義虞書鳳凰來儀
之說也予謂厥循乃來傳說之學也說以此學而
作相乃鳳凰之儀於商君為傳說之學翺翔仕途
即鳳凰之儀於天朝矣要知乃來之來本也體
也來儀之來末也用也儒者之學固本末之具備
而體用之相須也君有學有政其經術傳之伯兄

宗海來為鄉周公伯明末為丞廣搜博訪於鄉得
趙公勉以下貳拾捌人於少卿左得唐公盛以下
七人右得趙公和以下十一人於丞左得陳公晟
以下九人右得曹公銘以下二十六人將大書深
刻於石而於後此者亦為之虛以待焉一日以所
疏若干人者示廉謬屬為記廉受而閱之若卿二
十八人之中文清薛公在焉文清嘗為大理箴曰
稽古之職士師庭堅又曰乃有良臣釋之定國夫
庭堅臯陶字也或謂為號考之虞書臯陶之明于
五刑以弼五教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此大賢以上

楊文恪公文集卷三十一

聖人作用也考之漢書張釋之之無冤民于定國
之民自以不冤此一代碩輔所設施也宜文清之
有取於此也雖然文清為本朝理學倡天下之
士仰之為今之濂洛關閩臯陶不可尚矣釋之定
國文清豈多讓之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又何
必遠求于張而近捨文清也哉此外可企可慕者
尚多官于是者退食委蛇摩挲片石則所以為勸
戒者自有餘矣至於臯陶固萬世法官之師也任
周二公皆為窮理之學志文清之志者試以請教
并以為記以塞書云

風木圖記

給舍孫君德夫抱風木之悲同寅周君行之既爲之圖以慰之矣德夫復屬予以爲之記德夫尊嚴諱文原中弘治己酉鄉科教諭都昌於生員之誦異者親爲之訓迪貧者或助之楮筆之費更深夜誦者或瀾茗煮粥以資其勤苦於贊儀節物一切祗弗納先是嘗割股以愈父疾古所謂孝廉者非邪慈氏徐莊靜寡言紡績不怠一以傳記所稱賢婦禮相其夫古所謂內助者非邪德夫之言曰懋

楊文恪公集卷三十三 七

賴庭闈義方之訓二十四而舉于鄉猶具慶也至成進士釋褐則先父之歿已十年先母之歿已五年矣今有升斗之祿何由而得其親享之尋有推恩之典何由而得其親見之且懋方弱冠嬰羸懋之證在褥床褥三易寒暑當此之時惟吾父母左提右挈無所不至嘗聞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懋之免於父母之懷矣趨三年而已哉德夫之言皆孝子之至情第予亦抱風木之悲者果將何以爲言耶孝經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又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

孝之終也德夫在言路趨向端好惡正遇事必謹括以就於理自此以往孜孜不已孝在是矣若夫孝有所不及第有所不時凡所以遺終天之恨者雖曾參孝已亦未如之何也已德夫以爲如何其尚有以勗我母獨爲君子

敬所記

敬所將先生當三加時朋友字之以敬先生通諸經尤深於尚書乃取敬所之說因以爲號而爲終身致力之地焉夫載籍言敬多矣自聖學不傳知此者鮮迨程子言總復拈出一敬字朱子於小學

楊文恪公集卷三十三 八

復填補一敬字於是後之人始悟其爲造道之關鍵入德之門戶然則先生豈非近得於程朱而遠邇於周召也哉先生以成童之年即膺第一人薦由嶺外路將萬里績食上春官鼓篋遊大學聲譽隱然動京師未幾登甲科居翰苑久之入掌內制一時高文鉅冊皆出其手其華國之才天下之人莫不仰之至於動靜語默出入起居專在於敬而所謂嚴威儼恪焉而所謂整齊嚴肅焉而所謂內無妄思而外無妄動焉則人固有不及知者先生嘗屬廉爲敬所記廉謂世俗之學不以記

博則以詞章爲工不高者虛寂之耽則卑者功利之溺孰有及於敬者哉先生之學其諸異乎人之學歟先生今居輔相之職處端揆之地斯職也斯地也此儒者非常之遇也得不得以程朱之格君周召之致主以申願望之意哉是爲記

梅窓記

草木竹石之類古今人率有寓意焉其必有契於其中者矣大學生桐城張合乃翁世賢愛梅因號梅牕以翁意求記介其鄉友舉人方克謁予請焉克之言曰世賢親簡編謹儀節平生雖鏹采林壑

楊文恪公文集卷三十三

九

而以振翼雲漢者望其後人每具厚幣延師以誨合暨姪庠生儒以進士業今皆有成如此先廬在邑之鰲頭山別築館于漁橋植梅百餘本當軒窓之間坐翫行觀早暮不捨而彈琴賦詩每每於是且謂昔人愛梅同乎已者莫逾於林和靖或間歲或連歲一至杭之西湖拜其祠酌其墓而徘徊慨慕焉又嘗謂克吾之愛梅豈但於天凍地裂嘉其孤芳獨秀而已迨綠陰青子亦重其有調羹之用焉予謂果爾世賢其真能愛梅者哉夫林和靖善形容梅矣此梅而隱者也王沂公嘗自比梅矣此

梅而仕者也世賢之於梅拳拳焉神交和靖豈非以隱而自處乎其不能忘情於致用者豈非將以貽於子姓者乎所謂有契於中者皆此類也踈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世賢其以之毋使人有終南捷徑之誚雪中未問和羹事且何有花頭上開合等其以之毋使人謂讓第一等事與別人做是爲記

雙瑞記

桂爲瑞乎南山之中其高拂天群木等耳桂非瑞也至於枯而華焉斯其瑞矣芝非瑞乎商嶺之下

楊文恪公文集卷三十三

十

其多覆地諸草類耳芝非瑞也至於寄而生焉斯其瑞矣瑞有大小有瑞於一家者有瑞於一邑者有瑞於一郡者有瑞於一省者有瑞於天下者淳安儒學西齋之下弘治庚申桂枯而復華焉瑞也明年辛酉有芝寄生於桂焉瑞也於是王君如臯辛酉領鄉薦乙丑登甲科以鄉薦言則通一邑惟一人以甲科言則通一郡惟一人是瑞也非瑞一邑乎非瑞一郡乎如臯由博士遷給舍今由給舍遷少終將見名位之益進事業之益宏謂不瑞一省可乎謂不瑞天下可乎或謂祥瑞之說載記禮

運篇言之論語子罕篇言之至歐陽永叔獨以祥瑞爲不足信或謂永叔敢於非戴記而不敢於非論語或謂如畢學春秋者也春秋不書祥瑞或謂終春秋亦書獲麟要之天人相與之際其理微矣如畢必自得之并書以爲記

楊文恪公文集卷三十三

楊文恪公文集卷三十三



楊文恪公文集卷三十四

記

勅建靜海禪寺重修記

南京儀鳳門之外獅子山之陽有靜海寺焉鼎創歲深壘壞日甚守備太監黃公偉謂是不可以不葺於是高公隆茂公景賢董公文崔公安皆深然之乃以內侍楊君寬專其任君用浮屠故事費出募緣經營三載厥功告儔於是撓折者加壯固矣傾圮者加崢嶸矣漫漶者加鮮明矣凡爲殿四堂六亭亦四若門若閣若樓若方丈室各一若畫廊以間計則四十云都人士得於縱觀莫不駭且歎焉木幾守備成國公朱公輔西寧侯宋公愷偕七公以碩城故登陴一週下集於靜海焉廉以署篆冬官亦從其後卅楹刻楠大厦深簷坐愛久之有不忍去者既而黃公屬廉爲記且謂當求樂間太監鄭公和輩堂奉使航海往來於粘天無壁之間曾未覩夫連山排空之險

仁宗皇帝勅建此寺而因以名焉蓋以昭

太宗皇帝聖德廣被薄海內外焉耳昔成周之時越裳氏重三譯而獻白雉以受命國之萬苟天無

風淫雨濘不揚波三年意者中國有聖人茲
也雖窮海之國能知之而實中庸致中和天地位
萬物育之理也即是而觀則當時陽侯效靈馮夷
助順其視成周之盛何異哉今諸公舍謀皆同而
楊君果終其事其所以望今日之治近則永樂洪
熙之時遠則如有周成康之世之意不淺矣雖然
靜修劉夢吉記高氏園以成毀代謝二者相因為
氣機之使然以前者既不為焉後者復不為焉則
天地間皆化為草莽之區而斯人安得遂遊觀之
樂是又一論也寺於諸公豈特知高氏園之於遊
人而已哉頻年視城必至於此一時之逸可以消
一日之勞豈特如高氏園之於遊人而已哉至於
作善降祥古有明訓福田利益宜非所計也因併
及之以復

卞廟重修記

予既書忠貞卞公事蹟瞻其塋像冠裳儼然顧其
祠宇丹青爛然循其階際廉隅截然是何飭治之
具備而尊奉之嚴潔也問之則曰此道士張尚賢
之所倡義以為而道官王復祚楊益璇之所協力
以助者也當其初舉嘗請于部在公移皆可覆

楊文恪公文集卷三十四 二

寔正德丙辰歲也予指謂曰往者修其德而
在刻此而缺焉何以勸後然讀澹菴胡公之文
有疑焉如以仁人於死生無擇故能成仁義士於
死生有擇止能取義又如以成仁為夷齊以取義
為仲由以卞公視仲由為無所歉殊不知仁以心
安而言義以事當而言殺身與舍生無二成仁與
取義則一程子謂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故有
殺身以成仁者其於仁義曷嘗別言之哉至其比
卞公於子路之死衛夫結纓當矣輒可仕乎謂卞
公非殺身以成仁可乎善乎信國文公之言曰惟
其義盡是以仁至蓋得之矣高宗封事日月爭光
豈豪邁之氣有餘而體認之功不足乎雖然上蔡
謝公謂義重於生則舍生而取義生重於義則舍
義而取生上句固有斟酌下句絕無權衡君子之
死生惟義是從而已生豈有重於義者舍義而取
生則偷生免死之為宜乎朱子之非之也上蔡釋
門高弟所見且爾義理難明有如是哉要之卞公
固已造夫成仁取義之域欲景仰之者須理明
精而後能之殆未可掩襲而取也因記此廟
此說附之而不覺其謬云

楊文恪公文集卷三十四 三

徽州府廉惠倉記

自古救荒之政其略見於周禮委積之法其詳見於漢之常平隋唐之義倉宋朱子之社倉皆有可得而考者焉我朝預備倉之設實兼常平義倉而爲之而亦委積社倉之意也然預備之外豈可不圖所以爲之補助其不足者哉張侯文林由內臺分符於徽於荒政尤拳拳焉顧爲之預備者盈縮不恒歲云儉矣而張順之民每每失望乃以給引鈔直所謂堂食錢者買田而收其租爲倉以待其入而俟時以出焉蓋將以爲預備之別儲耳其

楊文林公集卷二四

田則屬邑浮屠之質劑於民而無資以贖者其爲倉有於邑者焉有於郡者焉郡縣之倉成而民之耕者於野販者於市執藝者於肆乃相謂曰吾儕小人自今有常平之仰而不憂乎無錢以爲糴也有義倉之沾而不憂乎出粟以應勸也有委積社倉之被而不憂乎抑末之或擾弛息之靡定也然豈可不知侯之所以爲惠者乎是惠也寔出於廉也願以廉惠誦侯之美於是鄉宦唐殿元守之米廉惠之說徧以題其倉而義民方玉田新朱尚仁輩謁予請爲郡倉記三人者蓋嘗奉侯檄

以董役於郡倉者也侯爲人有古行爲政有古意予素重之爲庸辭竊謂救荒之政周禮遠矣漢隋唐宋往矣若此者雖不拘於成迹泥於舊規較昔量今蓋實惠也其所以補助乎今日之預備者豈小小哉環天下郡邑以堂食之錢爲囊中物者固不足道使一毫不取而無以利於民焉雖効昔人之懸魚留犢謂其潔一己之名則可求其爲民久遠之利則未也若侯之舉吾知田存則倉存倉存則侯之廉惠亦存田與倉豈有不存者哉廉惠惠豈有不存者哉侯今移守於杭其在徽三年耳

楊文林公集卷二四

其買田爲緡幾五千爲畝幾三千郡之倉爲堂凡五楹爲廩凡十二楹使侯得久於徽殆不止於此也侯之言曰郡倉所以濟歛休而發和積之倉所以濟發和積惟縣方且圖之忽有此調則侯固有未滿意者昔程子知扶溝爲溝洫之法欲使境內之民凶年免於死亡未幾去邑乃謂人曰吾爲經畫十里之地以開其端後之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今幾成而廢豈不有命嗚呼若此者古今同一慨也雖然程夫子後之人知其利而繼之之一言誠有望於嗣是而至者

順天府儒學舉人題名記

順天府儒學舊於碑陰刻其歌游之士舉于鄉對
于廷者之名氏蓋自永樂建學以來至成化甲
午乙未而止此後則未有為之者廉謂對于廷
者有兩京太學之碑在可無庸贅惟舉于鄉者則
不可不有以續之於是命工斷碑屬之教官考其
名氏而盡以勒之焉夫世代既遠而其人已不可
踪跡尋問而大書深刻猶有存者石也非人也石
就泐矣而其人掀揭天地轟震宇宙愈久而不磨
滅者人也非石也石也非人也其人固無足取人

楊文恪公文集卷三十四 六

也非石也則其人豈所志所學局於科舉者之能
至哉朝廷建學養士之志意殆不止於科舉今
日有司所以奉承此意者抑豈止於科舉而已耶
蓋所以鼓舞而作興之者雖不得不假之科舉而
向上第一等事實有厚望焉况斯學宮奕奕京
師為四方郡學之首士之所以薰陶漸被乎

聖躬行心得之餘最為至切而至近者詎可不
知所以自勵乎嘗聞之舉業不患妨工惟患奪志
明道考亭蚤歲皆習舉業者也卒之接千萬世道
學之傳瑞日祥雲泰山喬嶽其氣象猶可想見顏

曾思孟之外僅僅三數大儒豈非志不為其所奪
耶於戲舉業不能奪豪傑之士之志後世豈無豪
傑耶題名有記記之因與學之士一道及此

正固齋記

正固齋者甘君肅貞之別號也知正之所在而固
守之所謂貞也貞之在天即元亨利貞之貞在人
為仁義禮智之智然天之未始不為人而人之未
始不為天故書太甲謂顧諟天之明命以在天者
即在人也易大傳以貞固足以幹事與仁義禮並
言之以在人者即在天也天人一理初何分別之

楊文恪公文集卷三十四 七

可言哉但天則有善無惡而天其人人或氣拘物
蔽而不能全其天故不可不用其力去乎人以復
乎天也所謂用力當自智始自智始即自正固始
孟子曰知斯二者弗去是也此智之謂也亦正固
之謂也天下之理必先知之而後行之知則知也
守則行也智一也而屬知屬行何也蓋仁之惻隱
義之羞惡禮之辭遜皆是一順各居其一而智之
是非一順一逆獨有兩焉正以造化貞下起元終
萬物始萬物皆在於貞所以人得貞而為智其理
固有此二者然造化之始萬物既在於貞則人

用力以全其天者當始於智當始於正固雖然
凡矣夫仁義禮正之所在也知正乃知夫仁義禮
也既知之必行之固守乃行乎仁義禮也君殖財
能施跨數里待以舉火非仁乎取予弗苟非義乎
性不嗜酒鄉鄰燕集旅語之後守賓之初筵之戒
非禮乎凡若此者是乃正固之驗自餘則可推而
知也君今年已望八往者歲有司舉正齒位之禮
每預焉近頗倦於拜起已謝絕矣然精力尚健也
予與君東西家往還之密相知之深其子上舍參
請予為君之齋壁記且勤勤也故記之

香社寺法堂記

楊文恪公文集卷三十四 八

予以衰憊之體力值秋暑之愈熾厭城市湫隘之
居畏人事襁褓之至雅聞香山之勝乃一遊焉於
是寺僧宗鎮避法堂以舍予高明爽塏曰畫虛靜
隨行無佗簡冊唯薛文清公讀書錄一帙時取而
觀之頗覺所得真異於前諸葛武侯謂學須靜也
豈欺我哉是固斯堂之助也昔歐陽公記醉翁亭
尚不沒山之僧智僊之名予之有得於斯堂可不
援歐陽公例以表見作者之名乎况公於一亭不
過味醴泉之酒飽環滁之山與夫自樂其樂而已

有如予者旬日之間得以涵養乎天真消滌乎塵
慮發復性理之書窺測天人之奧其有益無益必
有能辨之者焉可以不記記曰作堂者寺僧至時
至照也作之歲月景泰甲戌秋仲也二至示教久
矣宗鎮宗譚玉璣玉理皆其法嗣也是為記

友愛堂記

嚴君吾江藩理官也君見謂曰泰之先浙水仁和
人五世祖從戎會川衛因家焉會川接滇池隣吐
蕃為西蜀極邊地泰以遠方下士得觀 上國之
光而江右又四方所推文獻者茲幸遊宦焉意者

楊文恪公文集卷三十四 九

文章翰墨亦欲憑藉收拾以為衣被藻飾之具于
以傳家而珍襲焉不識可乎予曰何謂也君曰念
昔先考之為兄弟者三伯諱俊仲諱傑李諱仲鼎
立克家而仲尤亢宗則先考也居常朝夕聚處相
與談論不倦怡怡終日絕無間言伯卒遺孤甫歲
餘先考撫育長成過於已子田廬便利者悉以付
之初無難色先考見背泰年始十七弟和及二女
弟皆幼稚撫育長成則惟母氏是賴泰承先考遺
言治舉子業而母氏復資遣入郡庠補弟子員至
有今日於和而娶焉而析產焉於二女弟之子歸

焉則亦不敢不仰遵先考之所以處孤姪者而處之也鄉大夫李君嘗贈以友愛堂三字寔以先世之故而勉泰等以似述之此愛人以德之意也詎可忘之既已揭之堂楣而縉紳士復歌之詠之矣顧斯堂獨未有爲之記者竊願徵惠於執事子辭不獲爲之言曰夫友愛自性中來也性自天命中來也與生俱生者也性雖有仁義禮智之名然一發則四者與俱仁中未嘗無義禮智義中未嘗無智禮仁禮智亦然但就其發之所重者而言則曰仁曰義曰禮曰智耳程子謂於一理中分別出是

楊文恪公文集卷之四

也若友愛者自有子孝弟爲仁之說則屬仁自孟子事親從兄之說則屬義在有子則專言之在子則偏言之專言則包括愈盡偏言則界限益明是皆吾性之所固有推之同氣而爲友愛者非由外而鑠我也天下之理惟患乎人不能知所以遂不能行既知之豈有不能行者哉嚴氏之堂即其二世已無忝於友愛子復何言惟原此理之根於人性不待外求者以爲其後人告則所謂友愛者自油然而生矣若然雖傳之永永可也嚴君有治才視天下事無難爲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仁愛之政請自友愛堂推之

朴軒記

予蚤年與吳君德厚共學更兩經師君忠信質實語無浮夸其與人交蓋始終不渝者也當其總角州方已選爲邑庠弟子員既弁父之遂厭科舉之業間謂人曰吾家自員外世父第宣德丁未進士至州守兄亦自正統辛酉鄉薦而登仕版茲事誠屬之我輩但如博者天上之青雲與山中之白雲若不能爲之取舍者遂一日束書爲歸隱計焉中間予忝仕途而君之徜徉梓里偃仰泉石從容詩

楊文恪公文集卷之四

酒之社爲無懷葛天之民視區區所得不尤愈耶君嘗語予欲記其所謂朴軒者亦以揭揭而出竟未有以復之茲以尋醫過家相見慰勞如平生歡則彼此皤然兩翁矣追思疇昔有如夢寐說者謂人生如白駒過隙豈欺我哉君復以軒記爲請食言而肥予其有之又可後乎乃記之曰華與朴對去華就朴豈非刪枝葉而敦本實哉時有饒蓋朱絃之管仲而晏子矯之以弊裘時有營第甚侈之拱辰而溫公矯之以土室然則在管仲在拱辰其華皆足以爲戒在晏子在溫公其朴皆足以爲法

而君之朴其慕晏子歟抑慕溫公歟彼二人若生我師也君蓋即朴軒以爲號而交游中咸以朴軒稱之朴乎其有聞於孔子從先進之說乎

楊文恪公文集卷三十四

楊文恪公文集卷三十五

記

梧山記

梧山者少司寇王公文哲之別號也公廣左東莞世家邑之鎮山名曰梧桐公居山之支其爲號蓋取諸此公以甲科選庶吉士於翰林種學績文凡中秘所藏人間未見之書悉得而讀之今仕已通顯而搢紳士皆以梧山稱之至於口其字者亦鮮矣憶予往者濫同瑣闥每與公載筆螭坳以紀綸綍退而叅校彼此率多倚公故予二人在僚衆中尤爲相得俯仰今昔忽廿六七載非久要者乎竊謂夏商以前人生而名未有字也至周始有之秦漢以前未聞號也至唐稍有之若宋以來又特盛焉論者謂字已彌文而號不尤彌文者哉風氣爛熳人文繁縟固其所也至於今日凡稱於人也或字而不名或號而不字二者皆爲尊敬而號又尊敬之尤者也然尊敬於一時不若尊敬於後世以文章而尊敬之不若以道德而尊敬之稽之於昔蘇氏之東坡黃氏之山谷以文章而尊敬之也程氏之伊川朱氏之考亭以道德而尊敬之也

公他日抗蘇黃之衡入程朱之室則天下後世又皆以梧山稱之矣豈特一時為然哉要之文章豈如道德蘇黃豈及程朱公其勗之予亦欲附於朋友切磋之義者幸毋曰舍己之田而芸人之田哉

泗州重修廟學記

今制天下郡邑莫不有學上莫不有廟聚凡民之俊秀而教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此學之所由以設也專祀先聖孔子巍然南面而諸子以次在配享從祀之列此廟之所由以設也泗州廟學民居蔽其前軍庑逼其左在物理有不當然者

楊文恪公文集卷三十五

旦粥之以直而蔽者於是乎盡撤葺之於舊而逼者於是乎頓舒乃斧乃斤是營是構但見肝山爭而出淮水趨而近方隅正而形勢全鍾英炳靈寔於此在壯觀視昔倍蓰矣以言其廟曰大成殿曰兩廡曰戟門曰櫺星門成矣以言其學曰明倫堂曰會文堂曰三齋曰校官之廨舍曰生徒之號房成矣至於名宦鄉賢之有祠祭器書籍之有府廩有所庖有方則又無一而不備矣肇工于正德辛巳之春畢工於嘉靖壬午之秋其費則出兩巡按畫括贖刑之金兩州守少貳無闕之帑前為審巡

按欽後為任巡按洛前為汪守應軫後為江守環云若夫運甕以濟則郭兵備震而始終董役則指揮南山其同知劉深判官趙錫典史陳紀亦皆與有勞焉於是蕭提學鳴鳳見而悅之謂茲王迹肇基之地廟學冠於江北率其師生請廉為之記且謂其語夫為學之意使歌遊於此者庶不迷於其途焉提學誨諸生具有成法廉復何言竊謂窮理正心脩己治人古者大學之教也大學以格物為先格物以讀書為先今所讀之書五經書其本領也然朱子補之以小學采之以近思錄朝而披夕而誦可不思吾之所當精專者乎程子謂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孰知斯人之為功或謂周程張朱宜居四配之列月旦望而謁春秋上丁而釋奠可不思吾之所當窮究者乎要之周程張朱乃絕學之指南其所著諸書實入道之捷徑諸生果知乎此則顏曾思孟之域可馴至矣若夫群居終日苟惟希世以取寵弄筆以徼利達固非朝廷養士之至意抑豈廉之所敢知哉奉告諸生止此而已倘有疑焉其尚質諸提學是為記

閑齋記

楊文恪公文集卷三十五

人欲進其德者有常弦之戒有几杖之銘或榜諸室廬或揭諸戶牖無非欲行住坐卧出入觀省廢幾不忘於心焉耳同寅汪公器之以高文典學詞垣以身教言教若宵監以惟寅惟清居秩宗其所以閑名之實本易閑邪存誠語此作聖之功夫也間以謂廉俾為之記廉何足以執此筆然於誼有不得而辭者焉嘗聞天以元亨利貞之理賦於人而為仁義禮智之性元亨利貞之得此理而為仁禮者非誠乎利貞誠之復人之得此理而為義智者非誠乎惟夫外邪之來無以

楊文公集卷三十五

四

閑之則誠之在內者或外焉而邪為之內邪之為客者或主焉而誠為之客書亦有云雖收放心閑之惟艱故必於邪也防之如防寇盜之侵禦之如禦強敵之至一日閑之則誠存於一日二歲閑之則誠存於一歲日積歲累有不自知其入於誠之者之域矣是閑也分而言之則洙泗視聽言動之四勿伊洛視聽言動之四箴約而言之又不出乎一敬耳敬也者主一無適也整齊嚴肅也常惺也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也敬勝百邪則無已之

元而閑之道盡矣公之學蚤承

生之家傳繼以賢昆玉之選羽雲漢彼此剏初相觀而善宜有非人之所能及者矧公聰明過人於言語文字外每造其妙近日新功尚幸有以告我姑述所聞以復

廬州府重建鎮淮樓記

鎮淮樓者廬郡古城北門之樓也郡有淮肥二水合流以逶于城樓臨其上故曰鎮淮也言淮而不言肥者以肥小淮大舉大以該小也猶江漢合流而惟以江言也宋乾道間少保郭振拓北城於淮水之北而樓歸然中峙不與城俱遂改為麗譙以

楊文公集卷三十五

五

至于今而人之名之者仍不沒其初云弘治間郡守馬君金復新壺漏鼓角于其上君去而樓以歲久弗支郡守龍侯諾至之明年謂壺漏鼓角既貯於斯樓則所以驗陰陽候昏曉者在是所以警人心明號令者在是於郡政所係未可為末顧茲傾圯尚委之誰於定度財鳩工一撤而新之樓之高凡五十有二尺其楹則列以六所以輔其高而震風不得以搖之矣其簷則重以三所以庇其高而凌雨不得以侵之矣其深其廣一一稱是其基固所謂古北城門者其拔地則若干雉規制雄偉氣